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施雨丹 郭志敏

摘要: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面临新的挑战。公民身份认同越来越分散化和个人化,从而使公民身份更加多元。公民身份的变迁必将引发公民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不可逆转的趋势之时,需要更好发挥公民教育在解决公民身份认同问题方面的作用:构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培养合格公民。

关键词:全球化;公民身份;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17)03-0028-05

公民身份(citizenship)^①是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是连接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公民身份不仅受历史与文化的制约,更受社会背景条件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公民个人不再只拥有一种特定身份,而是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也出现了亚国家、民族国家和超国家的多元身份。

从现代国家诞生起,公民教育就担负着培养合格公民、提高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的重任。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公民身份的多元化发展,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的关系,从而积极有效地开展公民教育。

一、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的变迁

(一) 全球化对传统公民身份带来的挑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经济、政治、文化在同一民族国家内部

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脉络。公民身份不再与民族国家形成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出现了不同范围和层级的分化。具体来说,民族国家的单一空间模式转化成地方、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同步发展的“三维空间模式”。^[1]

公民身份层级分化的起点是民族国家,因为现代公民一定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以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为起点,向下扩展形成了亚国家公民身份;向上则扩展形成了超越国家、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公民身份,如欧洲联盟。全球化在促进全球性交流融合的同时,还推动了区域性本土化的发展。如美国的纽约、中国的香港等,它们尽管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城市从民族国家中被抽离出来,是“世界的城市”,从而出现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在身份认同领域的较量。除了公民身份的层级结构发生分化之外,公民身份的内涵及构成因素开始超越马歇尔所界定的三种要素^②扩展至新的领域,诸如环境公民身份、女性公民身份等从多个视角描述当代公民身份特征的概念。这种公民身份范围和层级的变化,必然给公民身份的边界认识带来挑战,往往

收稿日期:2017-02-18

作者简介:施雨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1);郭志敏,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1)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主动公民视域下香港和澳门公民教育课程范式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58)的阶段性成果。

造成群体成员对身份认识的模糊和混乱。

(二)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的建构

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公民身份的变迁, 我们需要重新建构公民教育身份体系, 解决公民身份范围和层级分化给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见图1)的逻辑起点是民族国家, 向下扩展形成了如城市公民、联邦单位公民等亚国家公民身份, 向上扩展则形成诸如世界公民等超国家公民身份^[2], 体现了公民身份的层级式发展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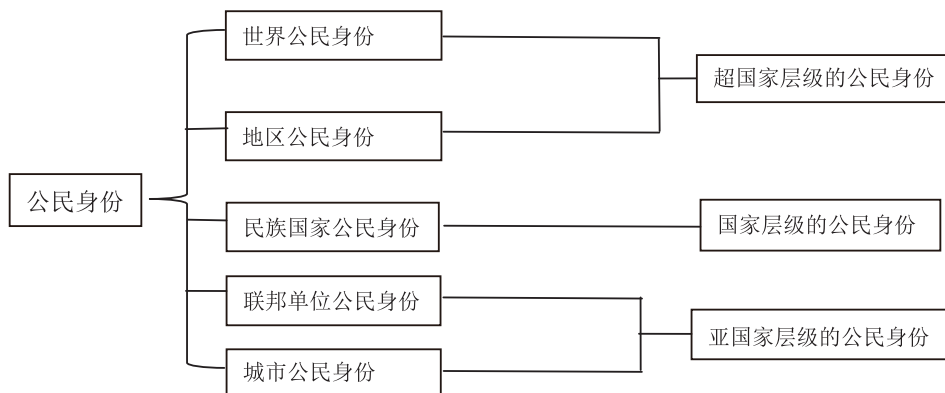


图1 多元公民身份的层级示意图

是广东人”时, 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地域身份, 而不是公民意义上的政治身份。我是“广州人”“广东人”与我是“中国人”, 在公民身份认同上高度一致, 不会有任何冲突。但是也有一点例外, 这就是对于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而言, 存在着亚国家公民的身份。他们对作为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的本土身份认同, 有时甚至可能超越对国家的认同。

综上所述, 在全球化背景下, 公民身份的层级发生了分化, 从个体公民延伸至世界公民, 从而形成多元的公民身份认同体系。因此, 公民教育在认知、态度与实践层面由近及远、由认知至情感及实践, 帮助学生树立个人身份的多元意识, 培养既要立足国家又要放眼世界; 既要知晓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也要具备跨国家、跨文化交往能力与价值观的公民。

但是, 必须注意的是, 在当代社会, 民族国家仍是主流的政治范式, 国家公民身份仍是多元公民身份体系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层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 超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正处于形成阶段, 而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身份影响不断扩大, 但都不能替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就我国现实而言, 上述提到的层级式公民身份结构体系中, 亚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在我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国与联邦制国家不同, 联邦制国家公民有对城市和州的认同, 而当我们说“我是广州人”“我

二、公民身份变迁与公民身份认同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政治边界内, 公民身份基本不发生变化, 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也就比较稳定。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 传统的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线性关系发生改变, 引发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一) 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人的认同并非恒定不变, 但在不同时代, 变化的速度和影响各有不同。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 “在前现代社会, 人们并不谈论‘认同’和‘承认’, 这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我们所说的)身份认同, 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依赖别人的承认, 而是由于这些东西完全不成问题, 根本没必要把它变成一个探讨的问题。”^[3]也就是说,

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会产生身份归属问题，这种身份归属的稳定当然不会带来身份认同危机甚至冲突等问题。但是，这一切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下改变了：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开始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的今天，纵览大量论述全球化的文献和书籍，我们发现很难对“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进行确切的定义，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全球化对文化影响的角度而言，全球化是文化多样互动和文化交流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原本处于不同文化框架中生存的人们需要不断互动，需要面对跨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而这种差异感首先带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人往往从差异与不同中感受自我的存在，对身份的重新思考则成为自我意识觉醒的起点。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的联结，身份归属终身不变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当认同与身份之间发生断裂时，人们开始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是谁？”以及“我怎么知道我是谁？”。正如韩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生成的意义上，认同是与能够形成区分的差异性相关的，没有区别就没有必要进行认同”^[4]，也就是说，认识到差异性产生认同危机的原因所在，而没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感受到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差异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会进行反思，反问自己是谁、属于怎样的社会以及与什么样的人结为共同体，自我意识觉醒所带来的认同问题也就产生了。

2. 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

21世纪是网络和虚拟空间的年代。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进程和人类的未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冲击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心理发展和道德观念等。网络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网络把千百万人维系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信息实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等的传播，人们能够自由地对所有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社区

形式，进而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认同本身。赫尔德（David Held）在分析信息全球化时也指出：它并没有创造一种共同的人生目标，而是强化了统一和差别的界限。^[5]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网络世界具有即时效应，即使是遥远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及信息也能在第一时间获得。

同时，国家的地理边界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受到网络的影响。在人们交换信息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与道德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原先为人们所认可的社会制度、价值和文化观念，由于全球网络的形成，逐渐受到影响。同时，由于一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自我，这种多重化的个人身份使得自我成为一种非稳定的、非整全的东西，使得人们对自我的了解也只能是片面的。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入，认同问题也就更具时代特色了。

3. 消费文化的标签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作为一种大众话语开始流行，意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利用商品的实用功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把它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彰显生活意义的方式，成为价值显现的标签，其核心是作为消费对象的商品的文化意义不断扩大。因此，商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往往发挥了为消费主体定义自我、区别他人的符号功能。韩震教授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在他看来，“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的主要的指示器和标尺，人们用消费界定自我认同的边界和内容。”^[4]总之，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如果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自我认同的内在机制的话，那么消费文化已经成为自我认同的外在标志。

（二）多元公民身份与认同危机

在当代社会，随着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特别容易产生认知与情感不同步的现象，即个体可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共同体，具有这个共同体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但并不一定产生对这个所属共同体的归属感，甚至有可能在情感方面走向另一端。在缺乏情感归属的情境下，他有可能选择变换工作或移民他国，这种选择本身就说明了身份的客观现实与认同的主

观倾向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当然,身份变迁带来认同危机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认同危机的表现来看,一是身份认同内容的冲突。就一般情况而言,每个人都在某一种身份中存在,但是如果身份多元化,如移民、异族通婚等往往可能带来因不同文化、制度规范等认同内容的冲突而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巴西的日本移民后裔所面临的困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范例。^[6]二是身份认同层级的冲突。公民身份在不同范围和层级扩大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不同范围和层级的冲突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我国香港回归以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在身份认同方面,“我是中国人”与“我是香港人”这种层次上认同冲突现象仍然存在,在国民身份认同上仍然有一定的离心力和抗拒力,存在着摇摆的立场。

三、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国际公民教育界对公民教育有一种较为权威的分类方法,即根据公民教育的目标将其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与层次:第一类是认知层面的“关于公民身份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citizenship);第二类是能力层面的“通过公民身份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citizenship),强调学生会如何运用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并培养参与意识和能力;第三类是综合性的“为了公民身份的教育”(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强调通过各种途径,在知识与理解、技能与态度、价值与取向等各个方面培养学生,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积极履行作为公民的角色和责任,成为真正的合格公民。^[7]

(一) 公民教育是构建公民身份认同的现实路径

当今世界,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被普遍认为是构建公民身份认同的有效办法和现实路径。

1. 公民教育与公民身份认同

公民身份的变迁说明公民身份并不是固定或静止的,具体内容也常处于变化或发展之中。公民教育的内容亦然,它具有多维性。希特(Derek

Heater)指出:公民教育就像一个三维立方体,包括成分(身份、忠诚、德行、法律地位或公民地位及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地域层面(本地、民族国家、地区或世界)以及教育结果(知识、技能、态度)。^[8]一般来讲,公民教育的内容包括公民的基本知识、树立符合公民角色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政治社区及其成员所必需的群体认同感。公民教育是世界各国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学校中的公民教育,通过倡导与时俱进的公民教育理念、整合多元化的公民教育内容、构建开放式公民教育体系等方式加强学校公民教育,并通过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互动等形式提升公民教育的效果,促进公民的身份认同。

2. 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

如前文所述,在多元化的公民身份层级中,国家公民身份仍是当代社会最基础、最核心的身份。因此,构建新的公民身份认同还是应当从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开始。希特(Derek Heater)认为:“在历史上,公民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由国家赋予个人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个人对国家忠诚的一种承诺。因此公民教育旨在寻求引导个人获得身份地位并履行忠诚的承诺。所以,事实上,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在自身的形象上所提供的一种公民教育形式往往被认为是自然的、谨慎的和必要的。”^[9]可见,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是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诉求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则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是在这种背景下,越需要公民教育在培养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作用,灵活应对国家认同领域存在的困难,促进公民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二) 公民教育帮助构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

1. 构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

个人对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回应态度;另一种则是消极被动的回应态度。积极主动的态度表现为对自己是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高度认可和肯定,并积极主动地践履该身份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消极的态度则是以被动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身份,消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消极地担负甚至回避与该身份相匹配的权利和

义务。^[10]对公民教育来说,培养具有积极主动态度的共同体成员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通过培养公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和高水平的参与能力,帮助公民形成对公民身份积极主动的回应态度,从而构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

2. 培养合格公民

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不仅具有认识、情感态度价值层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实践。虽然不同国家对“合格公民”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但以“合格公民”为目标指向的公民教育则是世界各国共通追求。尤其是实践领域,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明了公民权利义务、具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有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政治共同体成员。而这一过程的重点之一,就是提升公民身份认同。因为公民只有在情感上归属、认同其所属的共同体,才能真正重视自己的公民权利,并以一种主动性的实践参与形式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认真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注释:

①对于 citizenship 一词,国内理论界有三种译法:公民权利、公民资格与公民身份。为了体现 citizenship 的丰富内涵,同时基于本研究所论述的范围与指向,本研究将 citizenship 一词译为公民身份。

②马歇尔所指的三要素是指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

民身份真正建立必须是公民真正享有这三种权利。参见 T.H. 马歇尔.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M].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6.

参考文献:

- [1] [英]安东尼·吉登斯, 郭忠华.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J]. 何莉君译.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 -1-8+202
- [2] 郭忠华.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10(1): 84-89
- [3] 陈清侨. 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 [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12.
- [4] 韩震. 全球化、现代消费和人的认同 [J]. 江海学刊, 2005(5):44-49.
- [5] Held, D.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A].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 Agenda for a New World Order[M]. Cambridge: Polity,1995: 96-118.
- [6] 段亚男. 何处为家: 巴西的“日侨日裔”与日本的“巴西日裔” [J]. 东南学术, 2005(4):101-106.
- [7] Kerr, David.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B/OL][2013-01-10]. http://www.inca.org.uk/pdf/citizenship_no_intor.pdf.
- [8] Heater, Derek Benjamin. What is Citizenship?[M]. London: Citizenship, 1991:3-5.
- [9] Heater, Derek. A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M]. London: Routledge, 2003: 94.
- [10] Nelson, J & Kerr, D. Active Citizenship: Definitions, Goals and Practices (background paper) [R].London: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2006:14.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Globalization

SHI Yudan & GUO Zhimin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in national states has been faced up with new challenges. The recognition of citizenship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ecentralized and personal. Consequently, citizenship has thus become more diverse. These changes in citizenship will trigger conflicts betwee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trend of constructing a diverse multi-citizenship system has been regarded as unstoppable,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olving problems of citizenship identity in order to build positive recognition of citizenship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citizens.

Key Words:globalization; citizenship;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citizenship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赖怡伶)